

藝德雙馨

京劇表演藝術家方榮翔

● 李能宏（弘報發行人）

淨行源流細說從頭

在京劇發展過程中，以老生行當發展的最早，從徽班進京起，直到一八六〇年前後，京劇都是以老生為主角。其他角色不論戲分有多重都算配角。基本上其他角色也沒有機會演主角戲。同光十三絕中，有五個老生：程長庚、張勝奎、盧勝奎、楊月樓、譚鑫培，小生徐小香，旦角：梅巧玲、時小福、余紫雲、朱蓮芬，老旦郝藍田，丑角：楊鳴玉和劉趕三。那個年代的老生能文能武，花臉也能演。由於劇目的發展，以後才有武生、武旦、武丑，也增加了淨行。

淨行

同光時期

何桂山（一八四五—一九一七）
金秀山（一八五五—一九一五）
劉永春（一八六二—一九二六）
穆鳳山（一八四〇—？）
清末民國

金少山（一八八九—一九四八）
郝壽臣（一八八六—一九六一）
侯喜瑞（一八九一—一九八三）
裘盛戎（一九一五—一九七一）
袁世海（一九一六—？）

武淨演員
錢金福（一八六二—一九四二）
范寶亭（一八八七—一九四六）
劉奎官（一八九四—一九六五）

淨行演員在形成的初期沒有嚴格的分工，由於淨角的劇目日益增加，以後就分為銅錘、架子和武淨。銅錘重唱，指飾包

公等角色要勾油黑臉、架子重念白和做工，指飾曹操等角色要勾水白臉，武淨顧名思義以武為主，如打瓜園的鄭恩，打焦贊的焦贊，都是武淨的正工戲。

民國以降，淨行老藝術家逐漸凋謝，十大大淨金少山曾獨霸一時，他是花臉挑班演出的第一人，裘盛戎曾搭過他的班，曾陪他演過「白良關」的尉遲寶林。一九四八年金少山逝世後，裘盛戎的銅錘花臉走紅了。將近半個世紀裘派花臉風行全國，目前已成為十淨九裘的局面。方榮翔是裘盛戎的得意弟子，被譽為裘派第一傳人。下面開始介紹方榮翔其人其藝。

家境窮困生活艱苦

從前的年代裡，學戲的大多數是窮孩子。方榮翔也不例外，他比別人更悲哀的

是，直到臨終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及生父的姓名。由於他母親不願意提起負心的丈夫，他也不敢多問，現在方氏母子都已逝世，這個謎永遠解不開了。

一九二五年九月六日（農曆七月十九日），方榮翔生於北京城廣安門內大街三百八十號一個大戶人家。他的父親擁有北京驛馬市一條街，當時在馬鴻逵將軍的部隊裡當文職官員，此時北京極不平靜，東北軍、西北軍、直系、皖系軍隊戰亂不停，北京成了兵家必爭之地。方氏的生父因戰亂離開京城，一去未返，杳無音訊。拋棄了他母子三人，使他母子三人頓失生活依靠，日子難過，迫於無奈，母親帶著兩個兒子嫁給了在戲班裡管事的方繼洲。當時戲班裡的生活很苦，方繼洲驟然添了三口家，生活很難維持，俗話說：「窮人孩子多」，嫁到方家後，方母又生了兩個兒子、一個女兒，因為實在養活不了五個孩子，忍痛把兩個兒子賣給有錢人家了，免得孩子挨餓受罪，一個小兒子和女兒，因生病無錢醫治而夭折了，剩下一家三口，生活還是很艱難。方母白天在一家醫院裡當雜役，晚上還幫人家洗衣服和做些針線活，才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溫飽，榮翔目

睹這一切，幼小的心靈裡，承受了成年人也難以承受的痛苦，時常暗自流淚，或到野外嚎啕大哭，以發洩無法壓抑的情緒。母親難過時，他總是懇求地說：「媽！別難過，我長大了，我一定掙錢孝順您」。母親看著懂事的孩子無限哀怨地說：「孩子！你什麼時候才能長大，我能盼到那一天嗎？」「哀莫大於心死」，希望之火在他母子心中燃燒著，「希望」使方家有了求生的勇氣，榮翔寶貴的童年，就在這饑一頓，飽一頓的生活中渡過。榮翔的繼父方繼洲一九四五年逝世，對榮翔來說，真是「子欲孝，而親不在」，方母於一九八四年逝世。享壽八十一歲，方母年輕時吃苦受罪，晚年，享受到兒子的孝順及孫兒滿堂的樂趣，公祭時，場面盛大隆重，老人總算不虛此生。

為了養家藝海求生

由於從小受生活的熬煎，榮翔一心想掙錢養家孝順父母。因為繼父在戲班管事，接觸的人也都是戲行，自然也就學了戲。一九三二年，經人介紹，榮翔跟尚小雲學戲，尚師見榮翔身體瘦小、單薄、臉色白淨，就教他學旦行，一開始先教他學小

嗓，練基本功，每天清早練嗓之後，接著就豎頂、踢腿、下腰、翻跟頭，尚師教戲出名的嚴，榮翔學的很認真，他眼前老閃現著慈母哀愁的面目，恨不得一下子把戲學好，登台演出掙錢養家。每日早出晚歸，別人豎頂十分鐘，他咬著牙苦撐十五分鐘，別人跑十個圓場，他跑二十個，尚師很喜愛這個用功的學生，在榮翔學戲四個月後，尚師給他說了「珠砂痣」。說戲，是他進步的一個起點，因此榮翔更加勤奮努力，長時間的苦練，對於一個食不果腹的孩子來說，無疑是一種摧殘、一個酷刑，漸漸地他支撐不住了，因為缺乏營養，他患了肺癆，肚子漲得像小鼓，臉上腫得連眼睛都睜不開，孩子病了，尚師中止了授藝，只得暫時回家休息，早日登台掙錢養家的夢幻變成泡影，榮翔心裡有說不盡悲痛與失望。

榮翔家境窮困，吃飯都成問題，那裡有錢治病，在家只能休息，總算老天有眼，經過經年的休養，病體逐漸痊癒，在休息期間，榮翔靜靜的背戲，輕輕的喊嗓，將近半年的啟蒙教育，使他愛上了戲劇，而確定了今生要做個好演員的志願。一年後，經過繼父方繼洲的周旋，又拜了駱連

翔為師，學習生行。和駱師的兒子一起練功學藝。駱師憐榮翔家貧，愛其勤奮，給他取了個響亮的藝名「榮翔」，希望將來榮翔能榮耀師門，所以用了一個「翔」字，後來駱師因生活關係，搭班到處跑碼頭演出，就把他的愛徒介紹給有「小何九」美譽的架子花臉張鑫奎學藝。於是榮翔在學了「旦」、「生」行以後，又改學架子花臉。為了多學些技藝，榮翔在駱連翔老師學藝期間，還不時向宋福亭、蘇盛貴、譚世英、全盛福、郭慶永、陳世鼎等人學藝，如今又改學架子花臉，可以說，生、旦、淨、丑他都學了，在各方的學習下，對他藝術的長進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投師眾、學藝多，這固然是好事，但加在他身上的負擔也重，那個年代學藝是很苦的，天未亮，就要到郊外喊嗓，三九隆冬，三伏熱天也不能中輟，天亮後，就趕到老師家，打掃院子，生煤球爐子，燒洗臉水，倒尿盆，抱孩子，什麼活都得幹，沒有活也得找活幹，榮翔勤快，以取得師父的歡心，師傅高興了，給他多說幾句戲，師傅有演出，還要替師傅拿行頭和刀槍把子到劇場侍候師傅。榮翔每天時常餓著肚子在外面奔波學藝，在師傅吃飯時，他怕師

傅討厭嫌棄，推說在家吃過飯了，回家見到母親時，怕母親傷心，就說在師傅家吃過了，並做出一點也不飢餓的樣子。小小年紀，他不怕委屈自己，誰知道他忍著多大的痛苦啊！

進入裘門專習裘派

裘盛戎是著名花臉演員裘桂仙之子，自幼隨父學藝。十四歲入富連成科班學戲，工銅錘花臉，他吸收裘桂仙、金少山、郝壽臣、侯喜瑞各派之長，兼取老生演唱和麒派的表演技巧，形成了韻味醇厚，剛柔相濟的唱法，世稱「裘派」，他氣出丹田，控制有方，嗓音震山撼月而自然流暢，尤其是頭、胸、鼻腔共鳴結合的巧妙加上膛音、虎音、立音、炸音、裝飾音、顫音和撇音的交相運用，一改昔日花臉平鋪直敘，見棱見角的唱法，行腔似水流花放，妙境天成，讓戲迷們聞之傾倒，自從金少山稱霸舞台起，大家都認為大塊頭，高嗓音才是好角，金少山逝世後，觀眾的觀念也改了，認為不論什麼行當，光憑聲大實宏還不夠，要講韻味，觀眾在看過金少山和裘盛戎合演的「白良關」後，評論說：「金少山有氣勢、裘盛戎有韻味」，裘

派花臉抓住了觀眾的喜愛，而獲得了觀眾的支持，金少山以後，銅錘花臉行當，目前成了裘盛戎的天下，現在是「十淨九裘」了。

方榮翔在學習了幾年戲以後，在藝術上已有些見解，深感到自己身材矮小（身高約一百六十公分）學架子花臉，一沒有膀寬腰粗的魁偉身材，二沒有廣額豐頤的丈夫面龐，要想出人頭地是很困難的，自己有一條天賦嘹亮的好嗓子。俗話說：「一響遮百醜」，要藏拙露秀，應該改學銅錘花臉，他對裘盛戎的演唱迷得如醉如痴，裘盛戎在劇場演出，他想法去看「蹭戲」，裘盛戎在家練唱，他到裘家院外偷聽，有一天他在中山公園練唱，被裘的三弟世戎聽到，他以為是哥哥盛戎在吊嗓，走到近前一看，是一位十五、六歲的瘦弱少年在練唱，大感驚奇。就把榮翔帶到盛戎處，盛戎聽了榮翔唱了幾段後也感到驚訝，沒想到身體瘦小的榮翔，能這樣聲洪氣壯，模仿自己竟到了幾可亂真的程度，裘問了榮翔家庭及學藝的情況，深表愛憐和同情，榮翔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偶像，欣喜若狂，裘師平易近人，和藹可親，使榮翔倍加尊敬，這短短的會面，是機緣，也是

榮翔的造化。

自從榮翔進入裘家之後，學裘的勁頭更大了，起先怕張鑫奎師父生妒，偷著去裘家，日久天長，張師發覺了，不但未加阻攔，還親自把自己的愛徒領到廣和樓戲院後台，懇切地對裘盛戎說：「這孩子家裡窮，學戲肯吃苦，學你有條件，看在我老臉的分上，收他做徒弟吧！」裘聽過榮翔的唱，認為是個可造之材，便慨然應允，於是就在後台燒了一柱香，磕了一個頭，拜在裘的門下，成了裘的大弟子，與後來拜裘的夏韻龍、王正屏、鉗韻宏稱為「裘門四大弟子」。

學裘有成生活改善

十六歲的方榮翔踏入裘門，他並沒有放棄到其他老師家去學戲，把老師們侍候得很滿意，老師樂教他些自己的絕活，裘盛戎對榮翔是因材施教，他主要是教榮翔唱方面的技巧，先教發聲，找共鳴位置，並親自操琴為榮翔吊嗓練唱，並教他存氣、偷氣、運氣，同時一字一句地講吐字、歸韻，更不厭其煩地教行腔的收放、抑揚頓挫的節奏。在表演上也是一招一式的教，在打下基礎後，先給榮翔說了一齣「刺

王僚」，以後又說了一齣「白良關」，一齣西皮、一齣二皮，讓榮翔打打功底。榮翔學戲認真而有靈氣、愛琢磨、能苦練，自知武功底子薄弱，就拼命在唱工上下功夫。真可謂殫思竭慮、宵衣旰食，達到忘我的程度，時間不久，師徒二人便結下了深厚的友誼。

裘盛戎比榮翔大十歲，他從不擺老師架子，不循舊禮，有時趕上吃飯，就留榮翔一起吃飯，他見師父如此誠懇，也不再拒絕，師父有演出也讓徒弟和自己一同坐人力車，師父在後面，徒弟坐在師父的腳前面。到戲院後，老師扮戲，他一面看，一面聽老師解說，這樣的學習真有事半功倍之效。裘師教戲，多半是在晚上，晚場散戲後，吃完宵夜，有時師徒倆促膝談戲論藝直到天明，老師親切的面容，認真的神態，誨人不倦的精神，使他衷心感佩，特別是老師對角色窮究其源，力辨其形的探究；對「一套程式，萬千性格」的講解；對「形」隨「神」走，「神」隨「形」傳地剖析，使榮翔聽得入迷，真正悟觸到裘派的精髓所在。他隨裘師學藝一年多之後，學會了「刺王僚」、「白良關」、「大探二」、「盜御馬」、「赤桑鎮」、「

姚期」等劇目，榮翔有了技藝，有時也能上台扮個角色，掙個零錢，家裡環境逐漸改善，不管在外邊掙多少錢，回家都交給母親，他真是一個孝子。榮翔一面跟裘師學戲，一面演出，與雷喜福、紀玉良、沈金波、胡少安、孟幼冬、唐韻笙等著名演員演出「大、探、三」、「捉放曹」、「失、空、斬」、「珠廉寨」、「一棒雪」、「法門寺」、「三家店」、「打登州」等劇目，巡迴演出於北京、天津、哈爾濱、長春、瀋陽、石家莊、保定等地，所到之處，很受觀眾歡迎，此後，家裡脫離了貧窮，生活也改善了。

娶得賢妻襄助事業

男大當婚女大當嫁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榮翔忙著搭班演出，家中二老乏人照應，繼父方繼洲就張羅著給兒子找媳婦。遍看自己所接觸到的熟人裡，真找不出合適的女孩，有一天，方繼洲到榮翔師父張鑫奎家去串門，看到張老師的女兒玉榮，長得亭亭玉立，楚楚動人，回家後和榮翔商議，兒子當然願意，就怕女方不願意，為了聯絡感情，方繼洲時常帶著兒子往張家走動，以學戲為藉口，實在是看中張玉

榮，想給榮翔討媳婦，榮翔在張家學戲多年，與玉榮兩小無猜，青梅竹馬，早有好印象，榮翔勤快，到張師家幫忙師妹幹活，經過一陣來往後，方繼洲托人到張家提媒，張鑫奎認為榮翔人很忠厚老實，學戲認真，也很有上進心，技藝也精進很多，說不定將來能成點氣候，是龍是虎難定，但在那個年代，吃開口飯沒有保障，為了女兒的未來，一直沒答應這門婚事，玉榮聰明絕頂，有人向其父建議讓她學戲，父親反對，認為吃開口飯太苦，女藝人更難，所以他不要讓愛女學戲。張鑫奎自妻子死後，為了照顧家，又娶了繼室，這個後母心狠手辣，對玉榮和弟弟十分嚴苛。有時不給她弟弟飯吃，玉榮疼弟弟，就偷飯給弟弟吃。玉榮對這個家傷透了心，最後由姑母做主，答應下榮翔和玉榮的婚事。他們的婚事辦得很簡單，小倆口在照像館租了禮服和西裝照了一張結婚照片，做了一條被子，兩人穿著平常的衣服當了新郎與新娘。雖然婚事簡單，但小倆口歡歡喜喜的完成了終身大事。當一對新人登門謝師時，裘師非常高興，連聲誇好。吃飯時也只有窩頭和蔬菜，裘師顯得很過意不去；嘴裡一直說：「不知道你們今天來，也沒

什麼準備。」其實，榮翔心裡明白，裘老師掙的錢抽大煙就花去不少，家裡並不寬裕。

張玉榮聰明能幹，俗話說：「沒娘的孩子會當家」，她自從母親逝世後，家務事都由她操持，繼母進門後，她既要幹活，又要受氣，一九四四年嫁給榮翔後（方十九歲，張十八歲）第二年就生下大女兒麗英，接著又生了長子立笙、次女麗莉、三女麗萍、四女麗華、次子立民，上有公婆，下有六個子女，雖然吃穿不愁，可是這一大家人，都靠玉榮一個人操勞，丈夫經常不在家，連婆婆生病時都沒時間親侍湯藥，逝世後才回北京趕回來奔喪。所幸方家子女都很懂事，也很孝順，從小就能幫媽媽幹活，玉榮有點空閒時間，還幫劇團做衣服，幫廚房洗菜，幫鄰居照顧孩子，凡有所求，無不欣然幫忙。山東京劇院的老演員都稱方夫人方嫂，年輕的都叫方師母，都異口同聲地讚美方夫人是賢妻良母，俗話說：「一個成功的男人，背後都有一個能幹的女人」。這話用在方榮翔身上再貼切不過。

刻苦鑽研終成名家

一九四四年的初冬，榮翔和父母妻子四人，告別了北京的恩師和親人，登上了去東北的旅程，儘管北京沒有給他們幸福和歡樂，但離開時還是有些離情依依，為求生計，攜家出關，但到了關外，人地兩生，才知道闖蕩的艱難，因為榮翔不是明星巨匠，在社會上沒有聲望，花臉角色沒有生、旦那樣重要，儘管台上玩藝不錯，但搭班困難，而且包銀壓得很低，那時榮翔晚上演戲，白天就去走街穿巷賣豆腐，玉榮和婆婆只得揀些煤核（未燒盡的煤）和火車站擦車的油布和雜物燒火做飯，「屋漏偏遇連雨天」，方繼洲因貧病交加無錢治病，死在瀋陽戲院後台，幸虧戲班的窮朋友湊錢買了棺木把父親埋葬。被生活所迫，榮翔於一九四七年參加了國民黨七十一軍八十八師京劇隊任演員。生活獲得了解決，但好景不常，國軍在東北撤退了，榮翔又徬徨了一陣子。中共進入東北後，榮翔參加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京劇團，開始了他生命中一個重大的轉折。韓戰爆發後，榮翔隨著志願軍的京劇團到北韓勞軍演出；在北韓正巧遇到裘師也到北韓勞軍，師徒二人異國相逢，倍感親熱。一九五八年韓戰結束，京劇團結束後，榮翔

被編為山東京劇團一團。因演出任務很重，很難離開劇團到北京跟裘師學戲，就抽空在夜裡利用長途電話跟裘師學戲。他學習繼承裘派藝術非常認真。劇團不演出時，他就抽空到北京跟裘師學戲，並觀摩名家們的演出。這段期間，他的藝術進步得很快。他不但是山東京劇團一團的台柱，在北京也有了很高的知名度。儘管他已是知名演員，為了鑽研裘派藝術，他還跟師兄弟夏韻龍和鉗韻宏學戲。由於夏與鉗嗓子條件差，根本不能演裘派戲，因為他倆跟裘師學戲的時間長，會的戲也多，於是把自己的所學教給師兄弟榮翔，由他在舞台上演出與觀眾見面，這不僅體現了師兄弟三人同心協力共同繼承裘派藝術所結成的友誼。而且還能使裘派藝術發揚光大。一九七九年以來，夏韻龍給榮翔說了「將相和」、「打鸞駕」、「鋼包勉」，全部「除三害」諸劇中的廉頗、包拯和周處等的動作、調度表演和唱念中細節及勁頭兒，鉗韻宏又給他說了「牧虎關」、「盜御馬」、「捉放曹」、「回荊州」中的「張飛聽琴」及裘師生前演出的現代京劇「雪花飄」。一九八五年，榮翔所演的「雪花飄」拍成電影，該片在台灣很流行，筆者

第一次看方先生的錄影帶，就是「雪花飄」，他那渾厚的嗓音，精彩的唱段，使人百聽不厭。由於他的勤學和虛心，使他成為繼承裘派藝術的第一傳人，他常說：「學無止境」，所以他一生中都在勤奮地學習，他的成名絕非偶然，五十多年的努力，使他成了傑出的裘派花臉表演藝術家。

收台灣王海波為徒

海峽兩岸在隔絕了將近四十年後，居住在台灣的大陸人，對大陸的任何事物都感覺新鮮與好奇，大陸京劇團到香港演出，是台灣戲迷的好消息。一九八八年六月，戰友京劇團和山東京劇院到香港演出的消息傳到台灣後，上百位台灣觀眾，乘飛機到香港看幾十年沒有看到的精彩演出。在赴港觀眾中，有三位負有特殊目的人士，他就是王九尊夫婦和他們的愛女王海波小姐。提起王海波大家都不陌生，他父親是小生票友，服務於海軍，王海波從小活潑天真，也喜歡京劇。當時海軍成立海光劇校，海波就考進該校。初學小生，後改老生，都不對工，最後改學花臉成功了。以一個俊秀女子學花臉，台灣還是第一位。大陸上有女花臉齊嘯雲，兩位女花臉在

海峽兩岸，各領風騷，一時傳為佳話。海波在海光畢業後，參加海光國劇隊工作，後被大鵬國劇隊挖角，參加了大鵬國劇隊。為了想拜方榮翔為師，而辭了班，專程到香港拜師，在香港看過方榮翔演出的一「鋼美案」，全部「打鸞駕」、「龍鳳閣」、「遇后龍袍」、「趙氏孤兒」、「清官冊」、「將相和」、「失空斬」等戲後，對方先生的精彩演出，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六月十七日，在香港萬喜樓正式拜方榮翔為師。這是四十年來海峽兩岸京劇演員首次結下師徒緣。拜師會場活潑、溫馨、熱誠、歡愉。主持人是京鼎影業公司負責人李時蓉小姐，她講過開場白後，海波向方老師行三鞠躬禮，師徒二人相互敬酒，從此定下師徒名分。方老師講：「我於一九八二年在新加坡演出時，就聽說台灣有個女花臉王海波。我在大陸已收徒二十多人，但在海外，海波卻是第一個人，我要像恩師裘盛戎一樣，毫不保留地將裘派藝術傳給海波」。海波很激動地接著說：「今天是我最難忘最幸福的一天，我要像方老師一樣認真地學裘派花臉，學好方老師的演唱藝術」。不幸的是，第二天方老師在台上演出「打鸞駕」時心臟病復發，他堅

持演完後謝幕。回旅館後仍感不適，遵醫囑留港治療。在休養期間，海波留港侍奉師父，方老師在病房開始給海波說戲，海波深受感動。方老師在海波拜師翌年，不幸逝世，師徒暫短相聚，方老師給海波說了好幾齣裘派主要劇目，使海波終生受用不盡。

孝親尊師誠懇待人

方榮翔是一位「藝德雙馨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。雖然他只讀了兩年小學，可是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從小就知道孝親敬師。凡教過他戲的老師，都喜歡他勤快，有禮貌，學戲認真。在舊戲班裡流行一句諺語：「寧捨三分地，不教一齣戲」，可見老藝人多麼自私與保守。方榮翔曾跟近十位老師學戲，老師們都盡心的教他。一直到他十七歲拜裘盛戎為師後，主攻裘派，還仍到其他老師處學戲。一九七一年裘師去世後，他對裘師母王玉英盡心照顧，每月按時送生活費，一直接濟到師母去世，逢年過節必送禮品。去北京時，一定到裘府向師母請安。方氏逝世後，交代兒子立笙，對裘家後代要多照應。像這樣輕利重義的藝人，太難找了。

因為方氏家境貧寒，母子相依為命，從能掙錢起，每次都把掙的錢交給母親。因為母親年輕時受到過多的勞累，年老後，腰彎得很厲害，兩手幾乎可以垂到地。為了照顧母親，他只要在家，每晚必親自給母親鋪好床鋪，然後再去睡覺。每天早晨起來，先向母親請安，然後再泡一碗茶放在母親面前，並高興地說：「敬高堂老母一碗茶」。他如在外地演出，就安排妻子和孩子們照顧母親，後來，他經常出外演出，妻子身體也不好，孩子們都有工作，就請一位大嫂照顧母親。只要他在家，必親自為母親洗衣服、縫被子。

一九八四年初，母親重病在床，母親已到八十一高齡，身體非常虛弱，恐將不久於人世。這時榮翔在北京錄影，儘管工作忙碌，他還時常回來看望母親。最後一次從北京回家看望母親，在母親床前站了很久，不忍離去。母親點頭示意他快走，他走到門口又轉了回來，坐在床前握住母親的手，一言不發，眼淚不停地落下來。最後母親催促他離開，他才含悲忍淚地走出母親的房間。對大女兒麗英說：「我不在家，你就替我盡孝吧！」他離開了母親，沒想到這次分別成了永訣。等他在北京

接到惡耗回來後，母親已嚥了氣。他俯在母親遺體前痛哭失聲，他沒有親自看到母親嚥氣，引為終生遺憾。方氏真是一個孝子，二十四孝應再加一孝——方榮翔。

方氏對任何人都很誠懇和藹。稱呼自己的女婿先生。他女兒方麗萍在電視台當戲曲導演，他去電視台錄影，她女兒當導演，他稱女兒方導演。他為母親請的女傭，他稱呼大嫂。在馬路上走路或在公共汽車上，凡有人向他問候，他總是熱誠的回答。有一次，路上遇到一位送煤的老人非常仰慕方老師，就站在路邊攀談起來，耽誤回家吃飯的時間，家人急得到處找人，他倒輕鬆地說：「老人話還沒講完，怎好先走呢！」他生活簡樸，一個信封反過來再用一次。一頂帽子，戴了十幾年。發跡後，時常外出應酬，在家人的勸說下，做了一套外出服。應酬完回家，馬上脫下來收好。他家門口的院子，只要他在家，總是掃得乾乾淨淨的。他一生都生活在是非很多的戲班裡，他從不挑角色、論排名、與人無忤、與世無爭、敬業樂群。寶貴的一生，都為京劇奉獻，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老人。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方老逝世的惡耗傳出，全國的親友都為他的逝

世而傷心落淚。追悼會上，政府官員、親朋好友、同行、徒弟及仰慕者，從四面八方趕到濟南，參加公祭。他一九八八年才收的徒弟王海波由父親陪同；從台灣趕到濟南參加公祭。方氏的身後哀容隆重肅肅悲情感人，無論識與不識，都一掬同情之淚。

方榮翔的「方氏裘韻」

方榮翔的藝術歷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：

(一)一九三三年—一九四七年（八歲—二十二歲），這一階段是他拜師學藝，初步實習的階段，因為他輾轉多師，強記博學，所以才腹笥淵博，會戲很多，他演過「黑旋風李逵」的李逵、「野豬林」的魯智深、「神州擂」的李逵、「古城會」的張飛、「取洛陽」的馬武，還跨行演出過「借東風」的諸葛亮、「斷橋」的小生許仙，和丑角應工的牛金星。他雖演出其他行當的角色，但他藝術的主脈是裘派銅錘花臉。

(二)一九四八年—一九五八年（二十三歲—三十三歲），這個階段是他最寶貴的青年時期，也是他藝術逐步走向成熟並奠定基石的階段。這一階段是在部隊中渡過

的。在這一階段中他在藝術上已展露才華，他的演唱風格在這階段已經形成。志願軍京劇團由北韓回國後，曾到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等大都市演出。方榮翔的名聲已在觀眾的腦海裡留下深切而良好的印象。

(三)一九五九年—一九七七年（三十四歲—五十二歲），這個階段是他藝術上繼續提高的時期，也是他聲望開始向全國京劇觀眾傳播的時期，這一時期，他的演唱風格已經成熟，這一階段由於十年浩劫的原因，傳統戲已被禁，京劇現代戲活躍，他在現代戲「奇襲白虎團」一劇裡，飾演王團長，因為唱做俱佳，成績斐然，而揚名全國。

(四)一九七八年—一九八八年（五十三歲—六十三歲），這是方榮翔藝術鼎盛時期，這個時期，他的演唱已達到爐火純青。「方氏裘韻」不僅已經完善，而且為觀眾所確認。同時他的聲望已經遠播到海外，有人說：「八十年代的京劇舞台是屬於方榮翔的」，這話未免有點過火，若說八十年代京劇銅錘花臉的首席是方榮翔，沒有人能提出異議。

時代在改變，審美的觀念也在改變，

三、四十年代的花臉演員，要身體偉岸、聲震屋瓦。那是金少山的黃金時代。到了五、六十年代，裘盛戎用裘味滿足了那個時代的觀眾。在戲曲道路上，建立了良好的口碑。

八十年代觀眾，裘派花臉藝術顯出陳舊的淡像，但對於生活在八十年代的方榮翔來說，觀眾們有理由要求他的演唱藝術要有當代氣息，要滿足當代審美。值得慶幸的是方榮翔做到了。他在八十年代紅得天崩地裂。這證明他的「方氏裘韻」的座標，已然高鑄在時代審美的底座上。正是如此，觀眾們認為「方氏裘韻」不僅完美地繼承了裘派演唱藝術，而且發展了裘派演唱藝術。

裘、方師徒二人均對京劇花臉藝術作出不朽的貢獻。從戲劇史的角度來評斷，裘盛戎對前人藝術的發展，是「立基業、興幫國」的功勳。裘盛戎認清了時代審美觀念的需要，自立了一面大旗。方榮翔接過這面大旗，用自己的心血又印上「方氏」字號，並掌起大旗，將大旗高高地插在時代的標竿上，為我們這一代觀眾所仰慕，「方氏裘韻」將永載史冊。方氏的功勞，也將永垂不朽。